

竹嬾
說部

紫
桃
軒
雜
綴



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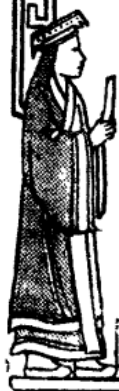
國學珍本文庫

— 第一集第十六種 —

李日華（竹嬾）著

紫桃軒雜綴

襟霞閣主人重刊



題辭

君實先生曰。余初讀書。如羣兒覓果。手口相就。輒雀躍自喜。已稍知棟別。已又好爲徵引。攻剽。匿端以困人。若治果者然。得常果。削皮剔骨。香蜜雜醞。令人得味。不識爲何物。得異果。卽略其棘喉蜚吻。而誇陳之。令人得果。又不知爲何味。讀書著述自豪者。十九或出此也。余今日始得喻果法。遇沙爛鮮腴。時一染指。得甘津嘿嘿自嚙。何暇爲人拈出。其拈出者。悉餘滓棄物也。余偶綴之。兒輩不知。強梓之。得無以吐核置人口乎。因出袖編示余。

余敬受而卒業焉。作而曰。固知爲先生無意之吐也。非所貴也。然世惟無意所吐。滋足貴。壽鹿之懷瓊。神龍之領珠。豈有意爲瓊爲珠而吐之哉。是書也。有柯古之隱奧。而無其詭。有曼倩之神異。而無其誕。有秀實之英蘊。而無其佻。有涪翁玉局之逸致。而無其散。有長睿元章之掊擊。而無其苛。有景盧石林之宏衍。而無其漫。當夫松風枕餘。茗鎗戰罷。有意無意。時進一兩則。卽日林霞樾。嶺山甜雪。味不過是。滓餘棄核云乎哉。余又不知先生默默自嚙者。竟作何味也。

通家學人譚貞默梁生甫書

題辭

天地菁英。有所總萃。坡公之人品。之文章。之書法。之繪事。之譚諧。之禪悅。妙一時而擅千古。乃其風流蘊藉之最勝說。最勝事。玲瓏生活。寫照傳神。爲此老。頰上三毫。秋波一轉者。具現於外記。志林諸書。覺道華藏世界中。鍾此奇特。類優鉢曇花。陡現。不復再得。迄於昭代。五百有餘歲。寥寥希聲。弇州。成都。博矣。覈矣。以言乎風流蘊藉。猶瞠乎後也。我里君實先生。人品文章。書法繪事。譚諧禪悅。種種擅當世之尤。大類坡公。而一讀先生此編。更

精光鳥弈。機鋒頓跌。恍然遇頰上三毫。秋波一轉之坡公。葉者。抽乎根者也。葩者。扶乎幹者也。星沙者。顯乎金者也。瑰瑋者。純乎寶者也。譬海龍王藏木難火齊。水碧空青。如日之珠。如月之璧。分水通天之珍物。還魂聚魄之僊香。無所不有。覩者徒有驚怪長太息。而莫能名其所以。豈非先生之妙絕一時。而擅有千古者乎。設起秦黃李米同游。定當免胄趨風。聽節制而分鼓吹。視北面而事玉局等先生。天地菁英所總萃也。謂輩坡公後可也。

里中後學王起隆題

紫桃軒雜綴 卷一

櫟李李日華君實甫著

虞山襟霞閣主人重校

人從天台來。貽余秋草一叢。作花類桃。而豔紫可愛。因植之
雪廬峯下。踰年。遂滋蔓滿山趾。余未諳其性。以修服食。徒
伴書籤。承硯籙。悅目雅觀而已。因取以名我軒。而日手綴雜
所說於其中。

古人以杯爲不落。取其常飲。則昏涵之流也。以麵裹爲不托。以其躬造致
精。則饗餐之首也。以屐爲不借。以其各自適用。則鄙靳之漸也。余欲以不落名
筆。以不托名茗。以不借名書。庶於吾輩雅有實際云。

胡蝶。物之善化者。莊周夢爲胡蝶。方其夢也。栩栩然蝶也。及其覺也。蘧蘧
然周也。以爲人神開斂變化。有不能自知者耳。然或夢爲鳥而麗乎天。夢爲魚

而麗乎淵。極其升沉之異。此則不抑不抗。逍遙飛舞於兩間。不飲不食。吸引羣芳清妙之氣以自快。故余嘗謂蝴蝶蟲類之飛仙。而莊子亦云自喻適志。其灑然真有可想者。每春末夏初。菜上小青虫。相沿上臆。牖粘殼自裹。不數日漸有圭角。又數日破蛹而出。翩翾上下矣。蝶亦有多種。惟橘蠹所化。略備青黃。唐滕王善畫蛺蝶。有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花子之目。又有大如蝙蝠者。崔豹古今注。蛺蝶一名野蛾。一名風蝶。江東人謂之檀末。一名鳳子。一名鳳車。一名鬼車。又名蜨。蓋言如簾之扇。颺也。顧夢化爲蝶。人以爲莊生寓言耳。癸辛雜識中載三人化蝶。則實有其事。一楊吳妻少艾連歲得子。吳出外竟客死。死之明日。有胡蝶大如掌。徘徊江氏之傍。竟日乃去。及聞計聚哭。蝶復來。遶江氏。蓋吳不能割戀於江。故化蝶以歸耳。其一李鐸諫議知鳳翔。既卒。有蝴蝶萬數。自殞所以至府宇。蔽映無下足處。府官吊奠。揮之不相辨。踐踏成泥。大者如扇。

躡月方散。其一楊大芳娶謝氏。謝亡未殯。有扇大蝶。色紫褐。翩翩自帳中出。徘徊飛集。終日而去。周公謹詩云。帳中蝶化真成夢。鏡裏鸞孤枉斷腸。吹徹玉簫人不見。世間難覓返魂香。李商作江氏詩曰。碧梧翠竹名家兒。今作翩翩蝴蝶飛。山川阻深羅網密。君從何處化飛歸。大抵一氣搏掄。何所不幻化。矧蝶體輕妙。於出機入機爲最捷耶。余於此益歎莊老寓託之有味。

史稱晉武帝平吳之後。荒於遊幸。宮中乘羊車。任其所適。宮人望幸者。以鹽汁灑地。竹葉插戶。冀欲引羊。然羊性狠劣。實不能駕車。考隋輿服志。羊車。晉司隸校尉劉毅奏置。蓋護軍羊琇私乘者也。其制如軺車。金寶飾。紫錦幪。朱絲網。馭童二十人。皆兩鬟髻。服青衣。取年十四五者。謂之羊車。小史駕以果下馬。其大如羊。帝之所乘。實此車也。插竹灑鹽。殊爲傳會。

日影。周髀靈憲。周官鄭注。皆云。每千里差一寸。何承天云。六百里差一寸。

信都芳云。二百五十里差一寸。

北極五星。鈞陳六星。皆在紫宮中。北極辰也。其紐星。天之樞也。天運無窮。三光遞曜。而極星不動。故曰。居其所而衆星拱之。賈逵張衡。蔡邕王蕃。陸績。皆以北極紐星爲樞。是不動處也。祖暅以儀準候不動處在紐星之末。猶一度有餘。蓋辰天壤也。凡天無星處。皆曰辰。惟北極紐星爲衆動之樞。而其末一度有餘。適無別星。故得驗其不動耳。

廣州新會縣。蜆崗以南。瀕海人有蔬圃。乃淺水中積沙而成者。或爲大風飄去。若浮筏然。番禺有人訟失去蔬圃。爲人所匿。在百里內外。蓋其事也。載玉堂閒話。

正統十三年正月六日。太湖中大貢山小貢山。開閣數次。共沉於水。起復鬪。踰時乃止。觀者如堵。貴州普定衛有二水。一曰滾塘寨。一曰鬧蛙池。一夜

水聲搏激。居民起視。噴面波濤。不可逼近。迨旦。一涸一溢。土人以爲水鬪。又海人候潮。云山擡。潮來。海陞。風雨。則常所迷望之山。歷歷在目。陞者。萬喙聲也。此三說。皆余友羅定守吳赤舍所親紀。宇宙大矣。何所不幻忽。儒者謂頭折不周。巨鰲載山爲罔何耶。

土脈有橫有豎。許穎間。田有豎土者不可稻。以其不停水也。陝以西民皆穴土而居。亦曰此橫土可斷。若遇豎土卽坍塌矣。

舜娶堯二女。娥皇女英。世所習聞也。禮記云。舜崩於蒼梧之野。蓋三妃未之從也。大戴禮帝繫篇云。舜娶於帝堯之子。謂之女匿。註者以娥皇女英女匿爲三妃。漢地理志云。陳倉有上公明星。黃帝孫。舜妻。盲冢祠則舜有四妻矣。山海經云。舜妻登比氏。生宵明燭光。則又有一妻矣。列子曰。舜弟妹之所不親也。父母之所不安也。綱目註。舜妹名夥手。列女傳云。瞽叟欲殺舜。女弟繫憐之。與

二嫂諧。則是舜有二妹耶。越絕書云。舜父頑母嚳。兄狂弟傲。是又當有兄矣。

梁時用錢。自破嶺以東。八十爲陌。名曰東錢。江郢以上。七十爲陌。名曰西錢。京師以九十爲百。名曰長錢。中大同元年。天子乃詔通用足陌。詔下而人不從。錢陌益少。至於末年。遂以三十五爲陌。今民間零用外。其有紙裏賚人者。每百輒闕數文。使知梁時陌法。受者當無怏怏矣。

劉宋散騎常侍戴顓。撰禮記中庸傳二卷。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。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。中庸之單行久矣。宋儒以爲表章始於二程。非也。

古者因生賜姓。胙之土而命之字。蓋言得封而後有姓耳。隋佞臣王劭。曲說逢主。謂同德則同姓。異德則異姓。故黃帝二十五子。得姓者十四人。唯青陽夷鼓。與黃帝同爲姬姓。欲改漢王諒氏。帝躊躇未果。梁武亦黜其畔子綜。別爲蛸氏。腹臆之流。何所不至耶。

道書極貴。口中津液。謂之金醴玉漿。無事靜坐。漱而自嚥。不徒灌溉五臟。亦能止滅心火。不使飛焰。乃既濟之理也。然非淡素自茹。緘嘿自攝。則焦吻塞喉。正恐無唾可嚥耳。

銅人針灸圖。載臟腑一身俞穴。有玉環俞。不知玉環是何物。張紫陽玉清金華秘文。論神仙結丹處。曰。心下腎上。脾左肝右。生門在前。密戶居後。其連如環。其白如綿。方圓徑寸。包裹一身之精粹。此卽玉環也。醫書論諸種骨蒸。有玉房蒸。亦卽是玉環。其處正與臍相對。人之命脈根蒂也。俗傳洞賓戲妓女白牡丹。乃宋人顏洞賓。非純陽呂祖。蓋三峰內御之術。其源出於老狐。假令精之。正足齒天曹之劍。安可污我上聖耶。

老樹西風驚鶴鶴。壞牆風雨繡龍蛇。此余夜宿豫章白珩行館所得句也。又記行天目道中。忽得句云。溪流春淺鹿麋過。山路雨晴松柏香。俱指一時之

實。而前後不復可綴。遂不成章。

種荷萬柄。蔭蕉半畝。日夕起居其間。能令魂夢馨香。肌膚翠綠。每六月思避暑不得。輒兀兀坐作此觀。

竹嬾茶。衡曰處處茶皆有自然勝處。未暇悉品。姑據近道日御者。虎丘氣芳而味薄。乍入盞。菁英浮動。鼻端拂拂。如蘭初坼。經喉吻亦快然。然必惠麓水甘醇。足佐其寡薄。龍井味極腴厚。色如淡金。氣亦沉寂。而咀嚥之久。鮮腴潮舌。又必藉虎跑空寒。熨齒之泉發之。然後飲者領雋永之滋。而無昏滯之恨耳。

天目清而不醲。苦而不齜。正堪與縉流。漱滌。筍蕨。石瀨則太寒儉。野人之飲耳。松蘿極精者。方堪入供。亦濃辣有餘。甘芳不足。恰如多財賈人。縱復蘊藉。不免作蒜酪氣。

顧渚前朝名品。正以採摘初芽。加之法製。所謂罄一畝之入。僅充半環。取

精之多。自然擅妙也。今碌碌諸葉茶中。無殊菜瀝。何勝括目。

埭頭本草市溪菴施濟之品。近有蘇焙者。以色稍青。遂混常價。

分水貢芽。出本不多。大葉老梗。潑之不動。入水煎成。翻有奇味。薦此茗時。如得千年松柏根。作石鼎薰燎。乃足稱其老氣。

昌化茶大葉如桃枝柳梗。乃極香。余過逆旅。偶得手摩其焙甑。三日龍麝氣不斷。

羅山廟後芥精者亦芬芳。亦回甘。但嫌稍濃。乏雲露清空之韻。以兄虎丘則有餘。以父龍井則不足。

天池通俗之才。無遠韻。亦不致嘔噦。寒月諸茶黧黯無色。而彼獨翠綠媚人。可念也。

普陀老僧貽余小白巖茶一裹。葉有白茸。瀹之無色。徐引覺涼透心腑。僧

云。本巖歲止五六斤。專供大士。僧得啜者寡矣。

金華仙洞與閩中武夷俱良材。而厄於焙手。

匡廬絕頂產茶。在雲霧蒸蔚中。極有勝韻。而僧拙於焙。既採。必上甑蒸過。隔宿而後焙。枯勁如藁稊。瀹之爲赤澆。豈復有茶哉。余同年楊澹中遊匡山。有笑談渴飲匈奴血之誚。蓋實錄也。戊戌春小住東林。同門人董獻可曹不隨萬南仲手自焙茶。有淺碧從教如凍柳。清芬不遣雜飛花之句。既成。色香味殆絕。恨余焙不多。不能遠寄澹中。爲匡廬解嘲也。

天下有好茶。爲凡手焙壞。有好山水。爲俗子粧點壞。有好子弟。爲庸師教壞。真無可柰何耳。

雞蘇佛欄欖仙。宋人詠茶語也。雞蘇卽薄荷。上口芳辣。欄欖久咀。回甘不盡。合此二者。庶得茶蘊。顧着相求之。仍落魔境。世有以薑桂糖蜜添入者。求芳

甘之過耳。曰佛曰仙。當於空玄虛寂中。默默證入。不具是舌根者。終難與說也。賞名花不宜更度曲。烹精茗不必更焚香。恐耳目口鼻互牽。不得全領其妙也。

生平慕陸安茶。適一門生作守彼中。寄書托求數兩。竟不可得。殆絕意乎。精茶不惟不宜潑飯。更不宜沃醉。以醉則燥渴。將滅裂吾上味耳。精茶豈止當爲俗客客。倘是日汨汨塵務。無好意緒。卽烹就。寧俟冷以灌蘭蕙。斷不以俗腸污吾茗君也。

世傳美髯者。多不得其死。雲長茂先。往往而驗。謝靈運臨刑。捨其鬚。裝瓦棺寺維摩詰像。王僧辨子王頒。爲父報讎。發陳武帝陵戮其尸。見鬚皆不落。其本出自骨中。豈鬚美者。歿猶爲祟耶。

洪範木曰。曲直乃曲中有直。直中又有曲。一曲一直。而木之形勢畢矣。